

# 赤道人忆旧 我的爷爷黄业修

## 作者：黄新聪（二）

我的出生地。爷爷很疼爱我，我自幼在他的关爱、呵护和教育下成长。他外出访亲问友或上街购物，必定带我随行；家里有好吃的东西，爷爷总是私下给我多留一份；兄妹生日，爷爷给他们每人煮一只红鸡蛋，唯独我生日，给我煮两只红鸡蛋，以致大妹提出抗议，说爷爷“大小心”，偏爱二哥。爷爷不以为然，说我读书用功，老实听话，又肯

帮他做事，因此多给我一只红鸡蛋，以示奖励。

爷爷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，有点文化功底，写得一手颇为端正的毛笔字。我刚满4岁，爷爷便买九成宫描红字帖给我，要我学写毛笔。爷爷常说，见字如见人，字写得端正，出外办事方受人敬重。我童年时，填写描红字帖便成为每天必做的功课；上学后，爷爷还要我写九宫格、临碑

帖。每晚入寝前，爷爷总要问我：你今天写过毛笔没有？我读初中时，爷爷给我的墨盒、砚台还在，但已很少研墨挥毫，代之而用的是派克和圆珠笔。当年又因家境贫困，在《黎明报》半工读抄写广播新闻，为了图快，字写得潦草杂乱，日久养成恶习。爷爷看到我的字写得歪歪斜斜，非行非草，无规无矩，如天花乱坠，又似鬼画符，不由叹了

口气说：“可惜，可惜！为了赚点学费，字写得这么凌乱潦草，无章无法，以后如何到社会做事！”我后来也想“改斜归正”，但积习难改，至今，我的字仍然写得“不堪入目”，有负爷爷的教导。

在我入学前，爷爷没有教我背诵唐诗，而是要我背诵为人处世的古训和实用的珠算口诀。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是我学龄前的课文。从我记事之日起，我每天都跟爷爷一起背诵《三字经》，但我记性不好，直到6岁上学，只能从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”背到“幼不学，老何为，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义”，再往下就难于记住了。爷爷不强求我将《三字经》全文背诵，他每教我诵读一句，随即讲解此句的含意，要我融会贯通，学以致用。至于《弟子规》，爷爷也只要求我背诵“入则孝”、“出则弟”几节的前面几句：“父母呼，应勿缓，父母命，行勿懒，父母教，须敬听，父母责，须顺承”和“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

睦，孝在中……”等。而《论语》更是有针对性地教我背诵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当年《论语》里背诵最多的是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而不习乎？”、“三人行，必有吾师”、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等。这些，我至今仍牢记心中。

爷爷过番后，在商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，颇黯经商之道，他希望我长大之后，能继承他未竟之业。因此，他在向我灌输经商之道的同时，也教我生意人的基本功：学会心算和珠算。在我记事之日起，我在学龄前就开始背诵珠算口诀。如乘法的大九九口诀：“四二得八”、“四三一十二”；除法的九归口诀：“逢五进一，五一添作二”、“六三添作五，六一下加四”等。他还手把手地教我打算盘，教我正确拨打算珠的手法。我在6岁时，珠算加减乘除的口诀已背得滚瓜烂熟，而且算盘也打的啪啪响，有时还帮大人用算盘计数理财。但在入学前的一天，爷爷突然对我



爷爷要求我每天背诵《三字经》和《弟子规》



爷爷还要我填写描红《九成宫》字帖